



小說系列

香港反擊戰

風暴前線

侯思傑

明窗出版社

侯思傑



香港反擊戰之

《風暴前線》

楊君嫻——一位縱橫華爾街的香港女子，從墨西哥到日本的金融戰爭中，所向披靡，因而被妒嫉者冠上一個外號——華爾街的毒蠍子。

當毒蠍子發現她的老闆有一個大陰謀，趁香港於 1997 年回歸，注意力分散，給香港一個沉重打擊，置香港於死地。於是她決定放棄高薪厚祿，倒戈相向，返回闊別八年的家，打算參與一場生死存亡的捍衛戰。

然而，她的凜然磊落卻換來官場上那些妄自尊大的官員再三的排斥，令她嘗透風霜。在危急關頭，布政司陳太親自關注，力勸金管局總裁邀請楊君嫻趕赴風暴前線，為香港展開一場氣勢磅礴的反擊戰！

作者以電影的手法，富影像和動感的文字，細緻勾劃出一場戰爭的來龍去脈；而男女主角的浪漫愛情故事更令人陶醉。

目錄

林燕妮：為時代把脈的小說	004
第一章：暴向香港	005
第二章：風雨飄搖	037
第三章：木馬屠城	071
第四章：終極一戰	094

作者：侯思傑 / 責任編輯：翁曉姍 / 封面設計：顏招富

版次：1998年12月初版 ISBN：962-973-193-2

作者擁有著作權

為時代把脈的小說

小說作者是時代的把脈人，香港自七十年代經濟起飛以來，從未受過如此沉重的貨幣狙擊，侯思傑緊緊把住這個脈搏，把索羅斯狙擊港元的新聞，加上人性的情仇愛恨，穿梭成為 1990 年代不可忘記的故事。

一切都從「我偶爾聽到女主角發現一個不為人知的陰謀」開始，直到「我真的覺得我的作品很好看」為止，侯思傑花了十個月的時間，把這充滿窺秘性的故事寫出來，很興奮地告訴了我。從來都高興聽到作者說「我愛我的書」，不愛自己的書的作者大概缺乏了生之熱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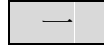
在這本書裏，作者豪無掩飾地表示了他的家國情，他對「六四」1 回歸的看法，以及她對香港的深思，這令我很感動，到底今時今日還勇於赤裸揮筆直書的人太少了。

作者過往的電影編導工作讓他的小說注重畫面感，書中的人物有中有外，外國人之中有不同的國籍的，中國之中有生長在香港特區和內地兩種不同體制之中的，這事相當符合時代風貌的人物組合。

侯思傑是著名的旗手編輯，在編輯生涯中打過不少艱苦而漂亮的仗，那給他帶來了敏銳的時代觸覺，也讓他走了幾許風雨路，對一些人來說，人生風雨是摧殘，但對侯思傑來說，風雨都化成收穫了吧，他把雙手所窩起來的情懷都慷慨地送給讀者了。

林燕妮

第一章：暴向香港



楊君嫒很喜歡紐約，每天，她駕駛那輛黑色的「保時捷」由曼克頓住宅前往華爾街辦公室上班時，感受著好像被那繁華帝國擁抱一樣，給她帶來新的興奮。可是，現在她感到很忿悶，過兩天她便要返回一別八年的香港。

看著船務工人把最後一箱家具搬走運回香港，她才把大門關上。屋子裡只剩下那張胡桃木長桌和放在桌上的那台手提電腦，還有向電器公司租用的電視機及電冰箱。

忙了一整天，終於把東西收拾好，身體上已發出陣陣的汗臭味，她走進浴室，扭開水龍頭放水進浴缸，正準備解衣，突然，好像是想到了什麼似的衝出浴室奔到餐桌前，原來她要將電腦的音量調到最高，以便在沐浴時也可以聽到有新的電子郵件傳來。



一九八八年，大學畢業才二十一歲的君嫒，離開香港往美國，進入紐約大學主修工商管理，兩年後取得碩士學位，「六四」令她對香港的未來不敢再存幻想，決定留在美國發展。

她跨進華爾街的「大美基金」當市場助理。

「大美基金」是一家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基金公司，不少人夢寐以求在這裡工作，君嫒要算是其中的一個幸運兒。

她對金融市場的觸角很敏銳，分析也很準確，深得上司賞識，不久，便晉升基金經理，負責管理一個五千萬美元的基金。

當上經理後，她將自己那沉著而冷靜的個性、堅強勇悍的進取心發揮得淋漓盡致，由她策動的買賣，平均每年所得的報酬高達百分之二十五，深受上司和客戶的鍾愛。漸漸，由她管理的那一組基金像雪球般越滾越大，成為華爾街唯一一個掌管十二億美元基金的亞裔女性，因此也惹來不少的妒嫉。

妒嫉者給她冠上「毒蠍子」的稱號，因為她好像蠍子般冷靜，沒有人能夠推測她在什麼時候攻擊或撤退，就是面對著兇猛如老虎豺狼，她也不畏縮，躲在一旁，看準機會就刺向敵人，每一刺都令敵人不是死亡就是負傷竄逃。

雖然君嫒不喜歡「毒蠍子」這個稱號，但是，在華爾街，毒蠍子早已是她的符號，最後她也只好接受。

一九九五年，正當她的事業攀上高峰之際，「百寧」一役，幾乎令她全軍覆沒，還好，她身經百戰，迅速調整戰略使損失減到最低。這一役給她帶來的只是盈利銳減。然而，在只重盈利的金融世界來說，高報酬才是勝利者，這一役，她明顯是個失敗者。

勝利者可以呼風喚雨，失敗者就要銷聲匿跡。

可幸，她的上司維斯特一直很欣賞她的才華，他覺得君嫫的能力不止可在市場上展現，在行政上一樣會有出色的發揮，於是把她調派到自己的辦公室出任他的助理。

兩年來，事實證明維斯特的確沒有看錯她。

不過，君嫫卻一直對兩年前那一役耿耿於懷，那一役導致失敗是因為自己太逞強，而且太信任手下金彥姬。

金彥姬是個美韓混血兒，卻是個很有機心的人，一直對君嫫的職位虎視眈眈，只是手法太愚笨，很容易令人察覺。君嫫暗想，把她留下來就好像放了一枚炸彈在自己身邊，為了避免遭受突如其來的陷害，君嫫只好向公司申請把她調走。

君嫫的申請書遞交到人事部後只是一個多小時，金彥姬哭喪著臉走進她的辦公室，很明顯是她的男朋友波洛迪告訴她的，波洛迪是另一組基金的經理。

金彥姬哭哭啼啼懇求她原諒：「我知道自己有時候是很愚蠢，但是我卻很敬重你呀，而且對你永遠忠心耿耿，如果你把我調走，那只會令我在人事室留下不良的記錄，你也知道能夠進入「大美」任職是很艱難的，尤其是亞裔人。君嫫，看在我也有一半亞洲人的血統，求求你！給我一個機會繼續在你這裡好嗎？」

看著金彥姬滿面淚水，硬心腸的也會軟化。君嫫很清楚，亞裔人能夠有機會在華爾街掙扎出頭的確實很少，尤其金彥姬，倘若父親是美國人，情況還好一點。

君嫫決定把申請書收回。

自此，金彥姬的態度起了很大的轉變，每當君嫫要部署一場戰役，她都會迅速將過去五年來的資料細緻分析，提供一個非常關鍵性的技術點讓君嫫參考，君嫫研究過後便策動攻擊，每次攻擊都會給她帶來不少收穫。漸漸，君嫫擺脫成見，對彥姬另眼相看，而且，在許多時候都器重她的協助。

1994年10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一，在天際上已經結合很久的雲層起了變異，化成陰暗色調，一個響雷，烏雲裂開，雨點迅速灑落。十月本來是開始落霜而即將下雪的季節，現在竟然反常地出現暴風雨，的確不是好兆頭，上天也好像有意向獨坐在辦公室內正部署一場戰事的君嫫傳達一個黑色的預警。

君嫫沒有理會外面正刮起的暴風雨，她全神貫注閱讀昨晚發生在東京的一場金融風暴的資料，這場風暴由「創富基金」的肯柏嘉首先掀起序幕，矛頭直指英國老鷹「百寧」的猛將漢森，東京成為兩雄對抗的戰場。

她彷彿很興奮，終於再找到機會給肯柏嘉還以顏色，讓柏嘉徹底嚐盡在墨西哥戰役中還沒嚐夠的苦頭。

去年在墨西哥那場戰役中，她幾乎成為柏嘉的獵物，但是，在她的機智調動下反咬了對方一口。

柏嘉才三十五歲，比君嫻年長八年，就能躋身策略員的地位，而且還是華爾街其中一位最出色的策略員。

一九九四年是墨西哥總統大選年，當踏入新的一年不久，總統候選人科洛西奧被暗殺身亡，其後，執政黨第二號人物，身任總書記的馬謝烏周亦遇刺身亡，令墨西哥政局陷入動盪不安；另一方面，南部農民起義，印第安人發動連串暴亂企圖推翻獨裁者霍哈林，更令墨西哥的政局搖搖欲墜。

在經濟上，墨西哥出現巨額貿易赤字，貨幣貶值的壓力也越來越緊，可是，總統霍哈林只會借助外來投資刺激經濟，令經濟蓬勃的幻象與現實脫節。

君嫻看準了時機，於是展開部署，等候總統大選一過便發動攻擊，她估計這一役將帶來不少於二億美元的進賬。

進攻前夕，君嫻出席金融界的慈善餐晚會。

這一晚，她的心情特別好，穿著一襲出自名家設計的寶藍色連衣裙，單是儀態已經足夠令人仰慕了，或許是處於白人世界的盛會，有色人寥寥可數，君嫻那東方女性擁有的奇妙神韻和高貴的儀態，由她的舉手投足中很自然流露出來，令她成為當晚最受歡迎的人，大家都願意和她親密地談話，尤其是單獨赴宴的男士。

當她正在和一位男士交談之際，突然感覺在另一角落有一個男子目不轉睛地注視了自己好一會兒，於是借故在答話之前有點遲疑不決的樣子，把視線投向那男子，原來是肯·柏嘉。

今晚，柏嘉的服裝跟往日一樣瀟灑而懷舊，褐色的頭髮有著輕微的波浪，性感的嘴唇上蓄著的淡黃鬍鬚，整個外表看起來好像走回那黃金 1960 年代的世界。

君嫻向來很不喜歡柏嘉，那是因為對方的口角常帶矯揉造作的冷笑，說話時的手勢近乎炫耀。但是當柏嘉向她舉杯微笑時，她還是以優雅的舉止回敬。無論任何情況下，她都不會讓自己失態，特別在這種場合。

柏嘉是個很大男人主義的人，他不喜歡女人在華爾街出現，尤其是像君嫻這樣能幹的基金經理。在他心目中女人只可以躺在男人的手臂中，享受男人所賜予的歡樂，這種近乎無理性的歧見，說穿了不外是人類原始的本性——佔有。

不過，君嫻確實又不可能跟柏嘉相提並論，尤其是對方旋風式的凶狠捕殺，好像草原上的黑豹追捕獵物那樣，是她望塵莫及。

她向身旁的人說聲「對不起」後便走過去跟柏嘉打招呼。

柏嘉低聲道：「老實說，作為你的朋友，我必須向你提出友善的警告。」

柏嘉給她見面的第一句話，竟然含著挑戰的意味，畢竟，面對著這頭黑豹，

君嫻充其量只能是一隻山貓，何況她只是一隻毒蠍子呢！

她猜疑地望了對方一眼，跟著啜一口酒，微笑著低聲說：「你的語氣並不友善，但我洗耳恭聽。」

「你已經進入我的獵殺區！」

她領悟對方的意思，看著對方那自命不凡而瞧不起人的傲慢態度，感到很噁心。

「是嗎？」她裝出一個很勉強的笑容，低聲說：「我也要提醒你，半年來，我一直在那裡，是你們侵犯我的守獵區！」

「噢！你說的對。咦！我豈不是變成侵略者，侵略你的區域，太不幸啦，我的中國娃娃。」

她很想咒罵對方一頓，但礙於場合，逼著展露笑臉，但眼睛卻閃出冷峻的神采，以激憤的語氣低聲說：

「我警告你，不要再叫我「中國娃娃」。」

「哎呀！不好了！我還未攻擊便傷害了你，其實呀，君嫻，我是很關心你的，你知道嗎？我們已經將你那個地區重重包圍，當我們發動攻勢時，難免會殃及池魚，那是我不願意見到的差錯，何況，我向來最憐香惜玉的，尤其華爾街的中國美人，我應該加倍痛惜。」

「決戰之後才知道鹿死誰手，說不定你敗在我的手裡呢。」

柏嘉咯咯笑了起來：「我真希望敗在你手裡，變作你的俘虜，跪到你跟前令你快樂，很不幸，機會只是零，若是我擊敗了你，我倒希望能觸摸這套漂亮的衣服內所裹著的身體。」

君嫻已經忍受不了對方的輕薄，故意挨近他媚笑說：「倒不如你先除掉衣服，讓大家看看你的軀殼吧。」邊說邊用手拉開柏嘉的西裝橫袋，把手上還剩下那半杯酒連杯丟了進去，然後轉身離開。

柏嘉看著酒從袋內滲漏出來，呆著不知如何是好。

趁著司儀宣佈主持人上台演講，大家的注意力轉向台上時，君嫻靜悄悄地離開會場。

夜，一輛黑色的「保時捷」駛進華爾街一幢現代建築的辦公大樓入口。

君嫻把車子泊妥後便迅速乘升降機上二十三樓，進入「大美基金」的大堂，跟保安人員打個招呼後，走到另一個入口，把證件插入密碼槽內，她顯得很心急的用力一拉，啪的一聲電鎖開啟，她迅速將門推開，匆忙的走進去。

辦公室仍然有分析員在值班，監視全球各地的金融活動，今晚金彥姬也在其中，顯然形勢有了變化，他們都很緊張的注視電腦上不停跳動的數字。

君嫻的急速腳步聲吸引眾人抬起頭。

「啊！君嫻，我正找你呢。」彥姬緊張的說。

「有情況？」君嫻望了彥姬一眼，語調冰冷的問，跟著把目光集中放在電腦上。

「是呀！外圍出現不尋常的變動，墨西哥披索突然上升，首先是由威靈頓開始，接著是悉尼，現在輪到東京，半個小時之後香港便開市，升勢可能在香港延續下去。」

「最近三個月，我們的部署奏效，外商已經對披索失去信心，墨西哥政府被迫改用美元來舉債，披索在這個時候應該不穩才對。」分析員畢斯皺起眉頭說：「很明顯，有人比我們快一步，準備在短期之內衝擊央行。」

「來得很突然呀！究竟是誰在造勢呢？」彥姬道。

「胡佛！」君嫻說。

彥姬和畢斯不約而同睜大雙眼望著君嫻，他們不是懷疑君嫻的話，只是胡佛的名字太駭人了。

胡佛是肯柏嘉的老闆，金融界的人稱他為「獅王之王」，任何地方只要被他垂涎的都會變成焦土，就是同行的也難幸免被噬食。

「剛才在酒會，肯柏嘉已經向我下戰書。」

「你打算怎樣應付那頭獅王？」彥姬顫問。

君嫻不作聲，失神地凝視著地上，良久才抬起頭對畢斯說：「監視他們，彥姬，盡快將分析的結果給我。」

「你準備跟他們硬碰嗎？」彥姬憂慮的問。

「嗯！」

君嫻含糊地應了一聲便轉頭走進自己的房間，彥姬尾隨。

「君嫻，那是很危險呀！我們現在就是撤退，仍然賺錢，如果跟他們硬拚，很可能全軍覆沒。」

「你要我宣佈投降嗎？」

「嗯...但，對方實在太兇悍啊！」

「凡事都有兩面，不要給它殘暴的那一面嚇倒。」看著彥姬仍擺脫不了那神經質的恐懼，君嫻安撫說：「戰事還未開始，不要太擔心，我不會愚蠢到不顧一切，盲目跟他們硬拚的！」

彥姬仍然不放心的凝視著君嫻。

「今晚給柏嘉惹惱了，心情還未平靜下來，我想單獨靜一靜，盡快弄好那份分析報告給我。」

彥姬猶豫片刻，最後點頭離開。

君嫻從抽屜裡取出一包未開封的香煙，她已經有兩個多星期不吸煙了。

她燃起一枝煙吸著，一心希望消除那惱人的悶氣，然而，目前的心緒錯綜複雜，一方面要顧及客戶的投資，半年來苦心經營的部署，就是在這個時候退出，計算出來也有不錯的成績，向客戶總算有所交代；另一方面卻是考驗自己在金融世界生存的智慧，一旦退出便暗示自己已經犯上金融界的忌諱——無能和懦弱，成為華爾街的笑柄。不過，當她一想起柏嘉那驕矜狂妄的面目便怒不可遏。

當一個基金經理，既是有垮下來的危險，也可以有飛黃騰達的天梯。

大概君嫻也明白了這一點，當她把煙蒂用力壓到煙灰缸裡的時候，眼睛也同

時流露出充滿戰鬥的神氣。的確，這不是一場光輸不贏的戰鬥，何況她沒有打算將對方擊潰，事實上，以她掌管的單位不可能將對方擊潰，頂多只是來個突襲，而她的目的也只是要擱肯柏嘉一記耳光讓他丟臉，教他以後不敢再放肆。

她提起電話，按下號碼。

電話接通後，傳來的是一個溫柔的女子聲音：「墨西哥指數報」。

翌日，墨西哥股民被兩份報紙的頭條新聞牽動了情緒。

《墨西哥指數報》在頭版報導說：「墨西哥的外匯存底已經空蕩蕩，墨西哥所欠的外債以美元計算雖然較上月增加百分之五，若兌換披索計算就大幅飆升，外資開始對政府的財政信用失去信心。」

另一份報紙《先驅報》的頭條新聞報導說：「美國和世界的貨幣組織宣稱，倘若墨西哥不能或延期償還債務，墨西哥便會爆發嚴厲的經濟危機，南、北美洲的金融制度以及貿易制度立即崩潰，甚至禍及全球。」

當股民讀過報紙的報導後，他們都比平日提早來到股票市場，聚集在一起，不約而同對兩份報章的報導議論紛紛，他們都不相信國家的經濟壞到如此地步，最令他們感到自豪的，就是墨西哥由本來的第三世界國家，而今已躍升成為今天的世界工廠大國。何況昨日股市收市時的 IPC 指數再上升八十點，是最近升得最多的一天。

對墨西哥股民來說，當前的經濟狀況是百年難得一見的美好，任何不利他們的言論只會惹來失常的毒咒。

「我總覺得，這些報紙為求暢銷，裝作有獨家內幕消息來嚇唬人，是不值得信。」

「最好把那些中傷報導的人關起來，或將他們的嘴巴封住。」

「說得不錯，應該及早把這類人槍斃！」

市場的鐘聲響起，一天的交易開始。

股民屏氣凝神地注視著螢幕上的第一手交易，他們深知第一手的交易很重要，而往往第一手交易都是由大戶掀動，他們只是追隨者，無論是升抑或跌，他們都要接受。

金融市場的吸引力就是來自於那充滿了神秘的運作，股民如著魔般甘願由這股神秘的魔力所支配。

各類股票的價位開出了，跟昨日收市時的價格一樣，沒有升，也沒有跌。

兩分鐘過後仍然不見有大手交易，市場靜得有點反常，股民開始焦急。片刻之後，有大手「墨西哥電信」以低過昨天的價格沽出，成為首當其衝向下滑落的指數成份股，很快便帶動其他股票下跌。

面對突然出現的變化，股民緊張地活動起來，到處奔走打聽跌市的原因，每個人得到的信息都不同，而每個人都把自己得到的消息傲然視作最新、最準確和最機密，繪聲繪影的傳來傳去，藉以誇耀自己多有本事。

很快，市場流傳著超過一百個影響股票下跌的消息，而任何一個消息都沒有跟楊君嫻正在展開的攻擊有關。

第一個浪之後，畢斯興奮地向君嫻報告最新形勢：「指數下跌一百六十點，已經降至二千七百點了，回到兩個星期前的水位，羊群雖然有點恐慌，但是他們好像不太急於逃生。」畢斯口中所說的羊群是指那些普羅投資人。

「貪婪永遠是最好的陷阱，羊群向來是最貪婪的，明知有獵殺者在山頭，牠們仍然會繼續多吃幾根草，直到獵殺者衝出，牠們才知道危險，拚命逃生，我們就是要等他們大逃亡的一刻。」君嫻自信的說。

「是時候要他們逃亡了，君嫻。」彥姬緊張地說。

「不！現在不是時候，這個時候要將指數控制在二千七百點之內，如果現在就進攻，雖然會引起他們恐慌，但也會驚動肯柏嘉，暫時不要惹怒那頭黑豹，還有他後面的那頭獅王。」

「那麼，我們在什麼時候再發動攻勢？」彥姬追問。

「嗯，我還沒想清楚呢。」君嫻好像沒有把握的說。

其實，她心目中早已有一套整體性的部署，只是眼前的敵人太兇惡，一旦被對方知道自己的戰略，勢必成為反狙擊的目標。因此，要瞞過敵人，就先要瞞一瞞自己人。

君嫻估計沒錯，肯柏嘉正在注視電腦上的交易，他被突如其來的洶湧挫低指數而懊惱地思索著。

其時，兩下敲門聲，房門砰然被推開，他的助理菲力探頭說：「柏嘉，查出來了，是楊君嫻出貨推低指數的。」

聽見是楊君嫻的名字，本來已夠繃緊的面容再皺撮得更緊，他要迅速想透對方的目的。

漸漸，繃緊的臉開始鬆弛，還露出得意的笑容，他好像摸清了對方的意圖似的，於是按下內線電話問道：「菲力，楊君嫻還有沒有大規模出貨？」

「大規模倒沒有，只是小量小量的吐出，看來她只是準備棄甲。」

「我也是這樣想，無論如何，監視著她！」

「知道了！」

收線後，沉思了一陣子，神經質的笑了起來，他決定打電話給君嫻。

「啊呀！你在這個時候打電話給我，無非想知道我那落荒而逃的樣子吧？坦白說，越慌張，我的樣子就越難看呢！」君嫻在電話中說。

「不！我想提醒你，我那件西裝襖已經拿去乾洗，賬單會寄給你。」

「那賬單嘛，我還付得起，只要我能夠安全撤退。無論如何，柏嘉，我非常感激你提醒我，讓我及時知道自己的處境。」君嫻謙虛的說。

君嫻很清楚，在瞬息萬變的情況下，最困難就是掌握敵人的陣勢及發動攻擊

的時間表，謙虛無非是要贏取對方的信任，刺探虛實。

「一直以來，你給我的印象是個強悍的攻擊手，但今天看來，你顯得有點狼狽，這就是女人的弱點，所以我不相信女人可以做大事。」柏嘉得意的說。

「的確，女人的本性就是持盈保泰，你知道嗎，我一直備有完整的策略來對準墨西哥的，但想不到螳螂捕蟬，你這隻黃雀竟在我後面，還好，你的友善令我及早改變策略，否則到了情況變得不可控制，那我便一無所有啦。」

君嫻這番近乎諂媚的說話引得柏嘉興奮的大笑起來：「那麼，你必須感謝我了。」

「我剛才不是說過「非常感激你」嗎？」

「是的，你剛才才是說過了，但是，如果能夠面對面的說，那才顯出真正的誠意呀。」

「柏嘉，你在落井下石呀，明知我仍然沒脫險，你不是不知道，眼前的意外太多了，隨時出現意想不到的災禍，就算我及時撤出，當計算結果後，原來損失慘烈，終於應驗你的說話，女人必須離開華爾街，我哪有顏面出現在你的面前呢？」

「噢！君嫻，別把我看作一個完全不懂憐香惜玉的變態暴戾者，其實你還有很多時間撤退，而且，我估計你至少還可以撈一把呢。」

聽了柏嘉的說話，君嫻面上立即露出得意的微笑，她看一看手錶，是時候展開她的第二浪攻勢，必須盡快結束跟柏嘉通話：「如果情況如你所說的理想，柏嘉，我很樂意接受你的邀請。」

「那就好了！到時我打電話給你，你可不能爽約呀！」柏嘉雙眼掠過不懷好意的神色。

「當然不會！我等你的電話。」君嫻得意的說。

「好！再見！」

「再見！」

君嫻放下電話後，立即召喚彥姬和畢斯等進入她的房間。

「是時候了！」君嫻指示說。

整個辦公室的氣氛立即變得緊張起來。

「我的顧問說，只是獲利回吐而已。」

「早知道這樣，昨天就放出，今天可買進便宜的。」

「還有十五分鐘便收市，市況卻不上不落，現在應該怎麼辦好呢？」

擁擠在股票市場中的焦灼股民不停口的哀叫著。他們已經不是第一次遇上跌市，只是每當出現跌市，他們唯一可做的就是乾著急而徬徨不前。

他們每天起床，腦袋裏懷著的夢想是指數無止境的上升，聚集在股票市場只是要一睹夢想的結果。

很不幸，毒蠍子把成千上萬的人所渴求的美夢徹底摧毀了。

IPC 指數在二千七百五十點之間幾乎掙扎了整個上午，突然於收市前十分鐘，

楊君嫻兵分兩路發動全面性攻擊，先沽出三千張期指，三千張期指佔了整日交易的十分之一，她隨即再沽出大量實貨，市場被突然其來的洶湧巨浪衝擊，指數以每分鐘六十點的速度向下滑。

「柏嘉，楊君嫻發難，來勢洶洶，看來她準備推低指數呀！」

柏嘉被菲力突然的叫喊嚇了一跳，立即把目光凝聚在電腦顯示屏上，他不大相信眼前的景象，十五分鐘前跟楊君嫻通電話，對方還表現得很怯懦。

就在這個時候，電腦上突然出現大手期權被沽出，與此同時又有大手購入，令數據不規則的跳動，曲線反常亂竄。

顯然，那是君嫻在發難。

「他媽的！她究竟在玩什麼把戲呢？」柏嘉自言自語說。

「柏嘉！她拋出的都通通接下來嗎？」內線電話傳來菲力急躁的聲音。

柏嘉在猶豫之際，電腦傳來收市鐘聲，IPC 指數在十分鐘之內下跌了超過六百點。

股民的神經系統完全受到破壞，像患上癡呆症的凝視著電腦上那已停止跳動的數字，他們開始埋怨自己，為什麼不在早段時間把手上的股票放出。

可憐的羊群就是喜歡把三分之二的時間消耗在猶豫上，最後才把剩餘的三分之一的時間消耗在悔恨中。

柏嘉在十五分鐘前跟君嫻通電話，電腦上的數字還很正常，沒料到十五分鐘後好像遭到核彈的轟炸，一片頹垣敗瓦，面目全非，看著顯示屏上的數字茫然若失，他感到氣憤的是，楊君嫻故意裝著懇切的樣子，卻冷不防踢了自己一腳，將他踢進對方佯裝撤退的欺敵陷阱裡。

他必須在下午開市時反攻，否則當主力部隊完成部署後，墨西哥已經變成廢墟，反過來自己的主力便成為其他基金公司的獵殺對象。

「他媽的中國娃娃！」柏嘉問身旁的菲力：「究竟她手上還有多少貨？」

「很難估計。」

「很難估計也得去估計！」柏嘉咆哮。

「這個時候，她手上有多少貨已經不重要，她可以沽空，也可以購空，最重要是看她的下一步策略。」菲力一臉不滿的反駁說。

「策略很簡單，她要逃命，卻想在逃命的時候順手牽羊撈一把。」柏嘉要在菲力面前維護自己的尊嚴。

「不！不是一把，她的確撈得也不少，指數在一千五百點的時候開始被她扯上，現在再被她拉下，羊群被她弄得驚慌失措，可以預計，午市開始時羊群的反應，但是我無法估計她的下一步是什麼。」菲力憂心地說。

受到突然而來的奇襲，柏嘉內心焦急不安、方寸已亂。他向來很自大，跟著胡佛縱橫金融界多年從未敗過，這一趟，被楊君嫻破壞了他的原有部署，令他的尊嚴受辱而變得只有吼叫。他開始對自己那不能透徹了解對手而內疚，他告訴自

己，必須盡快扭轉整個大局，爭回主動權，否則離開華爾街的不是楊君嫻，而是他自己！

IPC 指數下跌六百點，整個華爾街立即起哄，各路基金像鬣狗、禿鷹般迅速調動資源前往墨西哥，窺伺楊君嫻和肯柏嘉的惡戰，只要任何一方敗下陣來都成為他們分享的肥肉。

這一仗損失最慘烈是羊群，他們心痛不已，人人都放棄吃午餐的時間，拾回今天的《金融指數報》和《先驅報》，重複再重複的閱讀，推敲每一個句子的含意。

看來他們只有在拋掉還是握住手上的股票中作出一個選擇之外，腦海裡不可能再有其他更好的考慮。

午市的鐘聲一響，羊群爭先恐後地把手上的股票拋出，令指數節節下挫。

羊群向來都不知道自己在股票市場上是最大的一群，就好像金字塔的底層，佔有遼闊的幅員，只要團結起來不難對抗掠奪者，問題是他們對自己的力量從來都是懵然不知，也不會團結，只管在同類中驕矜狂妄地自命不凡。畢竟，他們就是最無知和最怯懦的一群，所以在遇上跌市時便失卻理智的大逃亡。很不幸，「大逃亡」偏偏就是獵殺者期待的一刻。

各路基金密切留意著肯柏嘉和楊君嫻的動向，他們著眼點是利益，從不關心誰勝誰負，他們永遠都是站在勝利的一方，噬嚥敗下的一方。

可是，眼前的形勢令他們發愣起來，指數已經跌破二千點的關口，他們還是難以確定應該站在哪一方。

不僅那群鬣狗和禿鷹，就是黑豹肯柏嘉也感到愕然，開市已經十分鐘，楊君嫻幾乎跟他並著肩，一起收集亡命的羊群拋出的股票。

「看來她在上午沽空了不少，現在急著回購補倉。」菲力說。

「我們收集了多少？」柏嘉問道。

菲力轉身，在電腦的鍵盤輸入查核，顯示屏出現密密麻麻的數字，他核算後說：

「較預定的相差不遠。」

「提早推高 ISP，我要叫那中國娃娃從此在華爾街消失！」

菲力指示他的部下，將股票的價位漸進托高。

未幾，股價開始止跌，交易漸漸稀疏，ISP 指數在一千九百七十點之間膠著。對羊群來說，那是一個新的訊號，他們相信有一股新的勢力正在介入，將他們從萬丈深淵的絕境中挽救出來。剛才來不及拋掉股票的羊群立即改變主意，躲在一旁等候新的救世主到來，早已犧牲的只得哀鳴悲嘆。

不久，指數開始衝破阻力，重踏上二千點，市場又沸騰起來了。

各路基金公司一直將焦點放在楊君嫻及肯柏嘉身上，當指數邁向二千一百點

時，他們已經注意到楊君嫫疲態畢現，反而肯柏嘉銳不可當，因此，他們只好靠攏柏嘉，磨拳擦掌等候分享君嫫這塊肥肉。

菲力看著電腦上的數據苦思著，良久才開聲對柏嘉說：「我覺得楊君嫫的表現很反常，剛才像狂風掃落葉的跟我們在低位爭奪，到了指數二千零五十點後便靜下來，看！現在更沒有動靜，她究竟在玩什麼把戲呢？」

「她根本就沒有什麼把戲！上午拋空、下午補倉，填滿了便離去，那是很一般的慣常手法。我還未把她弄上床，看在這一點份上，放她一馬，讓她離開吧。」柏嘉高傲的說：「羊群已經被她衝散了，我們還是營造新的氣氛讓羊群陶醉，在收市前將指數推上二千四百點，兩天之內回復今天的水位。下個星期突破三千點後，整個墨西哥城便陷入昏迷，到時...哈哈...」

「一點也不難呀！看！他們再起舞啦。」

的確，羊群是最善忘的，在上午，他們還很悲悵的，現在卻變得很貪婪。對他們來說，只有指數上升才是賺錢的唯一時機，但對大炒家來說，不論升市或跌市，甚至膠著，都是不可錯過的良機。

「君嫫，還有半小時便收市。」彥姬走進來提醒她說。

君嫫凝視著電腦，她沒有看彥姬一眼卻微微的點頭。

彥姬好像已經很了解上司的行事作風。確實，君嫫喜歡在最後一刻，當眾人皆醉的時候才發動攻勢，若是勝了，可藉市場停止交易而不讓對方有還擊的機會；若是敗了，卻可給自己有個喘息的時間，重新部署。

「多等十五分鐘吧，彥姬，肯柏嘉正樂而忘返呢！就讓他多樂一陣子。」

「時間太倉促，我恐怕來不及脫掉手上的貨。」

「肯柏嘉已經騎上虎背，他必須托高價位，等候他們的主力進城，何況其他基金已經靠攏他們呢。」君嫫燃起一根煙後，自信的說：「他本來的目標不是對付我們，只是故意在我面前耀武揚威，所以，給他一記耳光也不過份。」

指數被肯柏嘉推過了二千四百點後，市場嘩然。

柏嘉沾沾自喜之際，突然，電腦上的數字出現不尋常的跳動。

「柏嘉，楊君嫫大手轟出呀！」菲力叫嚷道。

「他媽的中國娃娃！總是在我開心的時候便來掃興。接收吧！菲力，無論多少都要接下來，千萬不要給指數跌下。」

「我的天！她在開市時購入的就是等收市前十分鐘轟掉，手段夠狠呀！」

「哼！如果有一天她落在我手上，我會給她好受的！我說真的，我一定這樣做！」

君嫫的奇襲已經使對方慌張起來，她扭轉了整個大局。

「不好了！柏嘉，那群鬣狗和禿鷹轉過來對抗我們，怎麼辦？繼續接嗎？」楊君嫫所言不差，柏嘉已經勢成騎虎，他不能讓指數下跌，只好咬緊牙關說：

「接！」

柏嘉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狼狽，臨收市前的十分鐘遇上從四面八方向他發動如此猛烈的攻勢，當他陷入最混亂的時候，電腦上出現了收市的訊號，他整個人倒下椅子上，最後的十分鐘時間足夠令他的腦袋崩裂。

這個時候，電腦傳來電子郵件的訊號，柏嘉吃力地伸手開啟，是君嫻傳給他的：

「柏嘉：我在今天的午餐點了一個夏威夷火腿扒，我在想，火腿只是豬的一小部份，很不幸，牠卻奉獻了一切！
楊君嫻。」

看過君嫻的郵件，柏嘉閉上眼癱軟在椅子上。

雨點狠狠地撞擊著玻璃窗，君嫫站在窗前，冷冷的眼神凝望窗外的城市。整個城市被狂風暴雨覆蓋而變得模模糊糊。

從她的眼神來看，外面的暴風驟雨遠遠比不上昨夜在東京那場龍騰虎躍更具氣勢，「創富基金」的獅王胡佛已經展開調動，全面佈陣，矛頭直指老牌英國雄鷹「百寧」的漢森，戰事一觸即發。



半年前，君嫫在墨西哥襲擊柏嘉後便迅速抽身撤出，羊群沒有因此而被嚇倒，反而變得瘋癲，那是拜胡佛的魔術棒所賜，令墨西哥出現了有史以來最瘋狂的一股投資熱潮，人們已陷入著魔般的失控，財政官員也意識到距離天國不遠，於是向其他工業國奔走求助。

一向以來，求助者是最心急，而施救者的動作總是很緩慢，他們只管各自為政、各懷鬼胎，從來都不會有很好的配合，調動資源也不會很多，而且還要花時間去研究制定一個援助的方案。

胡佛看慣了國際間爾虞我詐的利益關係，他不慌不忙的暗中作好部署。

終於，等到了時機，胡佛下令殺戮，墨西哥中央銀行在一日之內被抽走一百億美元，數天之後，整個城市完全被攻破，羊群屍橫遍野，全國瀰漫著一遍哀慟淒涼。

很難想像，一個世界工廠的墨西哥，竟可在一夜之間淪為身無分文的落難國，到處伸手乞援。

君嫫念念不忘墨西哥戰役，不忘是帶有很強的自戀心態。

的確，在這場戰役中，她擊傷柏嘉而令她名噪一時，今天，她本來打算利用東京這場戰役重施故伎，再下一城抽肯柏嘉的後腿，襲擊「創富基金」，那麼她的名氣不止響徹華爾街，還震撼全球金融界。可是，當她想到柏嘉的老闆胡佛時，心裡不禁打起寒顫。

黃昏，君嫫下班，她跟平時一樣駕駛著她那輛「保時捷」離開辦公大樓，當她來到十字路口時正好遇上紅燈，她便把車停下來等候轉燈，一輛黑色的豪華「林肯牌」轎車駛到她隔離的行車線停下。

她很清楚這輛車的主人，下意識望過去，玻璃窗是反光的，看不見車廂內坐著的人。突然，後座的玻璃窗滑下，一個年約六十來歲的男士，他的整個嘴巴都

被蓄長的鬍子包圍，他微笑的望著君嫫說：「你好，楊小姐。」

君嫫像受寵若驚的答道：「您——您好！」

「現在有沒有空？賞面跟我喝杯酒嗎？」

君嫫如著魔般木訥地望住對方，良久才點頭說：「那是我的榮幸！」

「那麼，就在「卓爾」吧，一會兒見。」男士說過後，玻璃窗便升起，車子跟著開走。

看著對方的車子遠離，君嫫仍然一臉驚訝的神情，直到後面的車子響起喇叭催促她開車才醒悟過來，迅速離去。

「想不到連他也認識我！」君嫫流露出自鳴得意的笑容自言自語的說。

做為一位鼎鼎大名的國際金融家，人稱「獅王之王」的胡佛也能叫出她的名字，又怎不教君嫫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呢。

「楊小姐，請這裡走。」侍者引領君嫫來到近窗的座位。

胡佛比她早五分鐘抵達，看見君嫫來到，禮貌地伸手示意請她坐，侍者為她拉開座椅。

她注意到桌上的一盆鮮花跟其他座位的有點分別，面前的比較大盆，而且以玫瑰花為主，較別的座位所擺放的菊花或紫丁香更顯出熱情的奔放。顯然，那是胡佛有意作這樣的安排——她心想。

胡佛取出一根雪茄，一邊點燃，一邊以他那獅子般的眼睛打量著君嫫。

最初，君嫫被他那懾人的眼睛看著感到有點不自在，當她坐定下來後，便不肯視弱，以她那明亮的眼睛回敬對方。

向來只在報刊上或電視新聞節目見過胡佛之外，面對面還是第一次，粗壯魁梧的身材，雄獅頭般的腦袋，在在都活像森林世界中頭角崢嶸的統治者，尤其那渾厚的聲音教人震服。

「你的容貌跟你的智慧很一致，楊小姐。」

「謝謝！」

「本來在下班之後喝一杯酒是最好不過，但我寧願選擇咖啡，你呢？」

「我也有同感，我要杯意大利咖啡。」

「好的！」侍者禮貌地向兩人點頭後離去。

「你在墨西哥的一舉一動，我瞭如指掌，你知道嗎，早在你進入墨西哥之前三個月，我已經對她很有興趣。」

君嫫暗想胡佛的話不會假，以他的地位不用居功自傲，特別是對著她這樣的一個普通基金經理。無論如何，她還是裝成很倔強：「我還以為我在墨西哥的舉止太囂張，引起你的注目呢！」

「的確！在這個時候說出來很難令人信服，但我很想告訴你，你在墨西哥所表現出來的智慧和勇氣，到今天我還是很欣賞呢！」

君嫫接過侍者的咖啡，放了糖後用匙子輕攪，她故意低下頭，不想胡佛看到自己那忍不住的得意樣子。事實上，她如此興奮只是一直以來她不曾受到讚賞，

就是自己的老闆霍萊斯都沒有給她半句讚美的話，只有上司維斯特經常勉勵她。作為一個站在最前線的基金經理，每天都要承受來自世界波譎雲詭的壓力，一個不留神便身處險境，任由宰殺。因此，利祿令他們盡心竭力地馳騁於槍林彈雨之下，讚美便是勝利的榮譽。

「我一直以為霍萊斯派你進駐墨西哥的，後來我發現整個部署很有問題，你是在孤軍作戰！那天在宴會上遇見老索，我嘗試問他墨西哥的事，他支吾其詞，我想他不是有意隱瞞。」

當胡佛提及她的老闆和公司時，她只好沉默不語把身子靠向椅背，口角僅露出一絲兒淺笑，她意識到不該將公司的情況對外洩露。

胡佛吸了一口雪茄，嘆氣說：「唉！兩年前，當我和老霍狙擊德國央行的時候，突然被中國副總理朱鎔基先生從後襲擊，自此他便變得很沮喪，究竟他在做什麼呢？」

君嫫並沒有回應胡佛的問題，只是聳一聳肩，微微一笑，跟著拿起咖啡喝。她知道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與別人談論自己的老闆，否則那是對老闆的不敬，也會令別人瞧不起自己。

胡佛明白君嫫的窘態，很快將話題扯回墨西哥：「雖然你是孤軍作戰，卻能在驚濤駭浪下掌握主動，得著如此好主帥，老霍真的走運呀！」

「其實，我只是誤打誤撞而已。」

「你出道以來，就我所知道的，你從未打輸過一仗，像柏嘉一樣，跟隨我遠征多年，從未打過敗仗，卻栽在你手中，真是諷刺。」

君嫫陶醉在胡佛的讚頌中，她彷彿感到胡佛就好像「選民」那樣對她投了神聖一票，令她吐氣揚眉，感到榮幸。

「柏嘉是我手下其中一員猛將，但是，他卻比我好運。」

君嫫輕皺眉頭，她的眼神告訴胡佛，她很有興趣聽下去。

胡佛啜一口咖啡後說：「對我的過去，相信你已經從許多報紙雜誌、電台電視，甚至書籍知道大概吧。」

君嫫微笑的點頭，笑容中流露出敬仰的心意。

「不過，大眾只側重我的成功而忽略我的失敗。」

「其實，很多書都有提到你過去的失敗，也因為有了失敗的經驗才贏得今天的成就呀！」

「所以，我說柏嘉比我幸運，因為他沒有失敗過，而你同樣沒有經歷失敗的滋味，畢竟你們還是初生之犢。」

「有了前人的失敗經驗，自然避免重蹈失敗的覆轍，在別人的眼裡，我們這一輩好像很幸運，事實又是這樣的幸運，因為我們早就將前人數十年的不幸遭遇，在最短的時間內吸收進腦袋裡，隨時拿出來使用。」

君嫫的話引得胡佛咯咯大笑：「老實說，我很妒嫉老索，有你這樣的一位良才，若是換上我，我絕對不會讓你在墨西哥孤身作戰。」

「其實，我不孤立呀，維斯特只是在考驗我，看我是不是有能力駕馭一場戰

役。」

胡佛從煙灰缸拿起那已熄滅的雪茄，重新點燃。他善意的凝望著君嫻，他深信君嫻不止是個精明能幹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不會出賣自己的僱主，還懂得維護公司的聲譽。

「你知道嘛，今天遇著你，上天告訴我，機不可失，我誠意邀請你進入「創富基金」當高級策略員，我保證薪酬及條件都比你現在的高出許多。」

「這...」她雖然很開心，卻有點躊躇。

「這什麼？」

「老實說，胡佛先生，這是一份出乎意料的見面禮。」君嫻的臉好像陽光般燦爛：「但是你的厚意我只得心領。」

胡佛一愕，君嫻的答覆確實出乎意料，向來不用他招手，也有很多人爭取投向他的旗下，可是現在由他親自拉攏卻橫遭拒絕，令他有點挫敗感。目光依然是很友善的望著君嫻，友善的目光中暗示對方道出理由。

「我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大美」，公司對我不薄，我的直屬上司維斯特也很關懷我呢，說真的，胡佛先生，到目前為止，我還找不著任何理由要離開。」

「忠誠是東方人的美德，這份美德早已失傳了，不要說在香港找不著，就是在日本、韓國也找不到，坦白說，我很欣賞。」

君嫻忍不住抿嘴一笑說：「噯，胡佛先生，今天我受到的稱讚已經夠多了。」

「不！雖然忠誠是美德，畢竟那會阻礙進步，在一處呆得太長時間，便會養成苟且的習慣，失卻挑戰自己的衝勁。」

「我不同意你的見解，胡佛先生，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向心力，除非那個機構的領導人領導無方，失去了凝聚力，才會令員工失掉衝勁而變得苟且偷安，這與在一個機構工作的時間長短無關，何況我們這一行，每天都要面對許多詭譎的變數，每一刻都是在挑戰，稍微不慎，就陷於萬劫不復之境。」

「你很有見地。」胡佛吸過一口雪茄後，把雪茄放在煙灰缸，將身子靠向椅背，他望著桌面，目光透出一種奇異的掙扎，良久，將目光轉向君嫻。

當君嫻接觸著他的目光時，內心湧起一陣子的懾慄。

「十年前，我已經有退隱的念頭。」

「是什麼吸引你繼續？名與利？」

胡佛咯咯大笑，搖搖頭說：「過去，中央銀行是一個國家的財富保證，沒有人敢向它挑戰，自從十年前我和老索成功狙擊英倫銀行後，中央銀行的神話便破滅了。兩年前，亞洲一個國家的財長跟我開玩笑說，他的國家願意每年進貢十億美元給我，條件是不能狙擊他們國家的貨幣。我對他說，不要說每年，就是每月十億、甚至百億，我一點也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在狙擊過程中的快感，可能狙擊得來的遠遠少過他們願意進貢的。」

胡佛喝過一口咖啡後，把杯子放下接著說：「「創富基金」由我一手創立，從最初只有幾百萬美元發展到今天數千億美元時，整個路程我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我內心開始出現矛盾，因為我發覺基金已經變成一頭有機的異形，牠走進我的身

體，牠正在吸我的血，我變成牠的傀儡。過去，基金是我名利雙收的工具，而今，反過來我卻變成牠的奴隸。」

君嫫目瞪口呆的望著胡佛，她越來越覺得面前坐著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頭凶猛的獅子。

一個人變成只求興奮而殺戮，顯然他已經變得很孤獨、沒有感情、沒有嗜好，心中凝成的興趣和思想，就是要打破世界一切秩序與道德所連結的傳統。對他來說，親情、感情、愛情，甚至榮耀感都要在心中靜止，日日夜夜想著的是毫不留情的狙擊，不斷的找尋機會狙擊各國央行，置勞動者於死地而後快。

「說實在的，楊小姐，我真的很希望你加入我的基金工作，那麼，我可有機會退下火線啦。」

「...我想你也得給時間我考慮呀！」君嫫敷衍的說。

站在窗前的君嫫打了一個寒顫，不是因為外面刮起寒風，只是想起胡佛。

辦公大樓的玻璃窗關得很緊密，站在窗前很難感覺外面正在響起的蕭蕭風聲，但從一團團的黑雲迅捷的飄過來看，可知道黑雲是被勁風驅趕著。

一小時過去了，她仍在想著胡佛和漢森在東京的戰事。

突然，她神經質的微揚嘴角，淺淺一笑，看來她已經有了決定，走回辦公桌按下內部電話。

「彥姬，盡快給我分析東京最近五年的情況。」

「你趕著要嗎？君嫫。」

「是呀！你忙著？」

「不！約了波洛迪吃午飯，如果可以的話，我想在午後才給你詳盡分析。」

「啊呀！連午飯都到了我還懵然不知呢，好吧，那你先叫他們印一份「百寧」和「創富」的資料給我好了。」

「好的！你不打算外出吃飯嗎？」

「我打算留下來看那些資料。」

「要不要給你買點吃呢？」

「也好，替我買個漢堡包吧。」



「我的天！看來她準備介入胡佛和漢森的戰爭呀！」波洛迪正要把切好的牛排放進口，但當他聽了彥姬說，君嫫突然對「百寧」和「創富」很有興趣，他驚愕的望著彥姬緊張的說，良久，才把牛排塞入口裡。

「胡佛和漢森要開戰嗎？」

「胡佛早就虎視「百寧」，他已經不止一次向外透露，總會有一天噬掉那頭大不列顛老鷹，上個星期終於給他找到機會。不過，漢森也不好惹，他的綽號殲滅者，是「百寧」最近崛起的紅人。」波洛迪說完，略作沉思一會便接著說：「楊

君嫻這個婆娘是個聰明人，她應該隔岸觀火，看準機會才動手。」

「不！說不定她會介入。」

「不會吧？那是很不智呀！這個時候只可適宜靜觀其變。」

「楊君嫻雖然是很聰明，但有時候很意氣用事，從不按牌理出牌，所以很難預計她將要怎樣做，不過，她擊敗過柏嘉，深得那頭獅王胡佛垂青，說不定她狙擊漢森來博取胡佛的歡心呢！」

彥姬說完，她發覺波洛迪一動也不動的緊看著她，她很了解男友的習慣，這是計上心來的反應。

波洛迪把頭伸過去女友那邊低聲說：「彥姬，這是個好機會把那婆娘趕走，然後我向公司推舉你坐上她的位置。」

聽了男友的話，彥姬立即喜逐顏開。又難怪她如此開心，她一直渴求坐上君嫻的經理位置已經很久了。而她的男友波洛迪仇視君嫻已經不再是秘密，他仇視只得一個理由，那是因為君嫻比他強，受到的重視遠遠超過他，說到底，那是妒忌。

波洛迪望一望周圍後，輕聲說：「你只要在分析的時候做點手腳就成了。」

「怎樣做呢？」

「餐廳內耳目眾多，還是一會外出談吧。」

君嫻的桌子堆滿了一疊疊文件，她很細心研究每一項資料，這時，彥姬敲門進來。

「君嫻，我找到一份關於漢森的最新資料。」

君嫻接過來看，她還未看完便對其中一段存有懷疑的皺起眉頭說：「這份資料是哪裡下載的？」

「是從新加坡的一個財經網頁下載的，上面有它的網址，怎麼啦？有問題嗎？」

「我對這個數字有點懷疑，你看！」君嫻用筆在她懷疑的地方畫了一個圈，然後交給彥姬看。

「漢森主管的新加坡百寧期貨在去年的下半年就賺取二億美元，較前年增加很多，單是他個人就可獲得八百萬英鎊的花紅。集團對漢森評價很高，容許漢森加入由十八人組成的全球衍生交易管理委員會，漢森負責主管與倫敦、東京及香港的百寧辦事處交易。」

「據我所知，漢森在去年首七個月，只賺到七千萬美元，他怎可能在最後五個月裡多賺一億三千萬呢？尤其在去年的下半年，亞洲根本沒有大戰！」

彥姬神經質的一愕，隨即急急的說：「...我也覺得有點疑問，不過我在想，他也有可能是在墨西哥中撈了不少。」

「不！他從沒有染指過墨西哥！」君嫻說完便把資料交還給彥姬，然後繼續

閱讀手上的文件，不再理會彥姬。

彥姬接回那份資料，睜睜著正在全神貫注看文件的君嫻，她向來很不服君嫻，恨不得公司立即把她轟走，由她坐上經理的位置。她在想，經過男友波洛迪的悉心安排，君嫻被公司轟走是遲早的事，想到這點，她便沈著氣，把流露在臉上的怒容收斂，回復下級對上司尊敬的面孔。

她在那份資料的最末一段用筆圈起來，交給君嫻說：「其實呀，君嫻，我對整份資料最有興趣的是這裡。」

君嫻接過來看。

「在「百寧」董事彼得大力支持下，漢森獲受命繼續擴展有利可圖的套利買賣，雖然漢森的客戶不多，但他的客戶都是有銀行背景的人士，其中較多人知道的是法國國家銀行。兩個月前他又多了一位大客戶，這個大客戶當然也是有銀行背景，據悉那是最近由紐約銀行介紹給漢森認識的。」

彥姬注意到君嫻臉上的變化，顯然受到那段文字的牽制而默默的沉思，於是故作憂心的說：

「君嫻，我還是有點害怕，我們實在不適宜介入胡佛和漢森的戰爭。」

君嫻仍然在思考，對彥姬的說話全無反應，良久，才開聲像是自言自語的說：「究竟胡佛的意圖是什麼呢？」

「他的意圖就是要吃掉那二百歲的老鷹。所以，君嫻，我們不要介入為妙。」

君嫻看到彥姬那怯懦的樣子，她便顯出自信的微笑，自信的笑容中含有很強烈的自傲。

「真的！君嫻，我內心很不安，好像有著很壞的預兆。」

「你向來都是有很壞的預兆，可是得出的結果偏偏跟你的預兆相反。前怕狼後怕虎的，又怎能成事呢？」

「唉！我的確很懦弱呀，君嫻，尤其面對那獸王之王胡佛，每走一步都要提心吊膽。」

「胡佛也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可怕，在墨西哥不是跟他交鋒過嗎？」君嫻驕傲的說。

彥姬故作憂懼的說：「但是，這次他是衝著「百寧」而來，就算我們站在他那一方，也不見得會取悅他，何況漢森的名聲不是憑空得來；倘若靠向漢森，無疑是向獸王宣戰，那就更危險了。」

彥姬的憂懼很虛偽，只是君嫻一點也察覺不出，她用手指敲打兩下在彥姬圈上的那段文字說：

「我很想知道是哪一個大客戶在支持漢森。」

「要查出是誰支持他是會有困難，但我會盡力去查，問題是這跟他們開戰有什麼關係呢？我們不是經常也有銀行家支持嗎？銀行家的目的不外是圖利而已。」

「關鍵在於時間，漢森在上個月獲得新的銀行家支持，這個月胡佛便向他部署開火，你不覺得奇怪嗎？」

「你的意思是說這個銀行家可能是胡佛的人？」

君嫻沒有答話，只是微微的點了幾下頭，她仍在思索著。

「形勢變得太複雜啦，君嫻。」彥姬再追問：「你真的要加入戰局嗎？」

「嗯！」

君嫻燃點一枝香煙，深吸一口後，慢慢的將煙霧噴出。

彥姬很了解君嫻這個樣子是戰鬥的訊號，君嫻的介入正中她的下懷，如果波洛迪估計不差，面前的上司很快就得上路，因此，喜悅之色從她故作憂懼的臉兒漸漸滲出來。

「吩咐畢斯，留意今晚東京的戰況，隨時向我報告。」

「好的！」

夜深的曼克頓住宅區，一片恬靜，幾乎所有人家都關上燈，一幢大廈的十二樓仍然透出燈光，君嫻正在房埋頭分析東京的戰情。

電話聲一響，她立即接聽。

電話傳來畢斯的聲音：「君嫻嗎？」

「是呀，畢斯！有情況嗎？」君嫻轉身面向著早已開啟的電腦。

「對！胡佛開始拋售，漢森接過不停，但每次數量不大，看來彼此在摸索對方的意向。」

「如此看來，胡佛看淡日本股市，漢森卻看好...」

畢斯插口說：「坦白說，君嫻，我看不透胡佛為什麼要選擇在東京開戰？」

「那是因為在這段時間，日本方面無論如何都要想盡辦法，使日經指數在三月底會計年度結束前，維持在一萬六千點水位。」

「問題是它的經濟根基早在一九八七年便開始鬆脫，而在那年又出現人為的地產蓬勃，另一方面大藏省卻挺身而出向世界提供大量流動資金，刻意希望顯示它們的金融實力遠遠超過工業實力，令日本的經濟泡沫迅速膨脹起來。」

「最近他在海外的資金已經大規模回流呀！」

「啊噢！君嫻，不是回流，而是被迫撤退，他們在海外的投資都垮了，銀行背著的都是一籬一籬壞賬，那是他們在過去將戰區開得太闊、拉得太長之過。」

每次跟下屬討論問題的時候，君嫻總會將自己放在不同的位置，一時是反方，一時又是正方，提出許多相反的意見來刺激對方思考，讓自己掌握不同的數據來豐富策略。

「你說的都是已經過去的事，大藏省早已有效的擊破泡沫，將龐大的經濟泡沫有秩序的縮小，我的想法是日圓經過大幅度的調整後變成強勢，何況它的銀行已經度過最艱苦的時期，房地產價格下跌，而股市也跌過一半，這個時候銀行的資金回流充斥市場是最好時機，資金的主要出路就是要流入股票市場，這是經濟復甦的契機呀！」

「正如我剛才說過，我看不透它，我不敢確定那是個復甦的契機...噢！君嫻，有異動！」

「我在看著！」君嫻把目光投向電腦的顯示屏。

電腦上的數字突然出現不尋常的變動，五千張期指被拋出，數量之大幾乎佔了全日的十分之一。

「我的天！是胡佛做的！他已經沽空了不少，今天的大市肯定被他推低！」畢斯緊張的說：「但漢森還沒有動作，究竟他在想什麼呢？」

「沒有動作才是明智呀！」

「這話怎樣說？」

「彼此都在測試市場的反應，既然流動資金充斥，指數偏低正是吸引資金注入股市的好時機呢！」

「你說的也是，日經指數一萬六千點是關鍵點。」

「既然是試探，看來今晚的戰況較沉悶，不會出現驚心動魄的場面，但無論如何必須專注他們的一舉一動。」

「一定！你放心去睡吧！」

君嫻掛上電話後，看一看鐘，已經是深夜三點了，她卻沒有半點睡意，於是繼續埋首鑽研分析擺在桌面上的那一堆資料。

一向以來，君嫻看資料的態度是很理性的，她經常提醒自己要用一百種不同的方式看一個問題，她明白資料只是作參考，最重要的還是理解。事實上，「理解」無所謂正確與否，只是對事件有不同的看法，而她把這些也記錄在她自己建立的那套理解的分析圖上，這個分析圖既可顯示正確的資料，也可以顯示不正確的地方，還可以道出某一點存在偏見。

然而，今晚她有點反常的偏向感性的分析，她決定站在漢森那邊對付胡佛，因此在她的分析圖上竟然出現了「三段論法」。以三段論法來演繹某些固定的命題是很好，但面對變幻莫測的金融世界卻是很危險的思考，她的心態，毫無疑問是求勝心切，在墨西哥戰役，她只是揮出一拳就擊傷胡佛的主帥柏嘉，贏得一陣子的喝采，如果這趟她能將胡佛從台上摔下去，肯定贏得整個金融世界。

想到這裡，她充滿信心，滿懷憧憬。

君嫻不知在什麼時候睡著了，當她醒來已經是黃昏六點，還有三小時，東京便要開市，她立即走去梳洗。

這一晚，駕車返回辦公室途中，她無意欣賞紐約的夜色，因為要擊敗胡佛這一個念頭早已充斥她的心房，她一心一意地想著這個，她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怎樣使自己成為金融界新強人這一點上。

「君嫻！」彥姬一看見君嫻走進辦公室，便立即叫著她：「你叫我去查是誰支持漢森，有了眉目，是來自蘇黎世的一個金融家，至於是誰就不能確定。」

君嫻的眉頭皺起來，良久，疑惑的說：「「百寧」的其中一個合伙人萊賓遜是來自蘇黎世，會不會是他呢？」

「我想不會是他，因為他最討厭漢森的。」

「那會是誰呢？」君嫫說完搖搖頭、聳聳肩便走進自己的房間，彥姬也跟隨她走進去，聽候君嫫的吩咐，這是每天的例行公事。

「你真的決定移師東京跟他們開戰嗎？君嫫。」

「嗯，你的分析不也是對日本抱很大的希望嗎？」

彥姬一愣，急忙說：「啊！那是我的初步分析，不能作準呀！」

「你的分析跟我的分析幾乎一致，我想不應該差得很遠，準備過一個肥年吧。」

戰幕拉開。

日本市場出現了兩股勢力對壘：胡佛力抗楊君嫫和漢森。

胡佛很清楚楊君嫫和漢森並非結盟來對抗他，他本來的目的就是要置「百寧」於死地，而在「百寧」芸芸主帥中也只有漢森最受母公司愛護和重用。

綽號「殲滅者」的漢森，年紀雖輕，卻掌握高度熟練的買賣技巧，而且充滿膽識，多年來不曾輸過一場仗。

從未嘗試失敗的人往往很容易沖昏頭腦，最不堪一擊，胡佛看準這一點，於是在東京燃起戰火，可是他沒想到楊君嫫竟然介入，令他本來只管進攻，現在還要作好防衛。

在這場戰役中，君嫫展露她的兩套嶄新的作戰策略，她在日經二二五指數沽出好倉的同時，她再沽出空倉期權。沽出好倉的好處是令她定價購入權利，而沽出空倉期權可令她定價沽出時獲利。她另一個策略是跨期買賣，在同一時間買入和沽出不同月份的合約，藉由不同月份合約的差價變動中獲利。

戰事開始不久，龐大的日本資金迅速向股票市場游動，羊群更唯恐落後，爭著進入市場分一瓢羹，各路基金已經磨拳擦掌伺機而噬，日本股市一下子變得牛氣蓋天，以指數的飆升來迎接一九九五年。

這是胡佛意料不到的局面，他已勢成騎虎，如果一世英名喪在楊君嫫和漢森手上，是他難以忍受的恥辱。從目前的形勢來看，唯一可扭轉局面就只有靠外來的衝擊令市場情緒逆轉。

懊惱是胡佛新一年的開始，與君嫫欣喜若狂的等候擁抱一個新的前景形成強烈對比。

波洛迪和金彥姬也不見得很好受，苦澀地度過一九九四年的除夕。

一九九五年剛過了兩個星期，在第三個星期一的早晨，日本西邊的天空突然出現奇異的景象，血色的雲層在陽光照射下，把大地染成一片深沉的火紅。

公園內的雀鳥不知所蹤，昆蟲成群成群的從地下的洞穴爬出來四處竄逃。

人們和寵物的情緒陷入極度動蕩不安。

然而，股票市場仍然擠滿了人群，他們對天際出現的變化全無感覺，在收市前的三分鐘，日經指數在沸騰的氣氛下再度被推高，衝破二萬點的關口，收市報

二萬一千九百點。

暮色低垂，繁華的東京在霓虹燈的映照下，散發它的魅惑韻態，人們沉醉於一片歡樂的景象中。

就在這個時候，地層出現陣陣搖晃的震盪，人們開始預感一個不祥之兆已來臨。

不久，距離東京二百公里的地神發出怒吼，關西在一瞬間山崩地裂，房屋倒塌，架空公路截斷，行駛中的汽車和子彈火車翻滾衝倒，電力中斷，爆炸此起彼落，全市一片火海，哀鴻遍野。

紐約時間下午二時，正在熟睡中的君嫫被電話鬧醒，是她的上司維斯特打來告訴她關西發生黎克特制七點二級大地震，暫時已知有五千多人死亡，全城幾乎夷為平地。

君嫫面色大變，良久才能開聲說：「說實在的，維斯特，你不是開玩笑吧！」

「我像跟你開玩笑嗎？」

「我的天！我立即回來！」

掛上電話後，君嫫顯得有點失魂落魄，她腦海想著的不是災難中的死難者，而是埋怨上天不遲不早，偏偏選擇在她最關鍵的時刻才製造災難。

怨天尤人，面對無法改變的事實，她必須作出理智的決定，尤其面對著工作委員會。

由十五人組成三層式的委員會是公司決策的資詢架構。第一層由老闆霍萊斯任主席，其餘兩人是財務總監莫里和總經理維斯特；五位高級策略員把持第二層；最後一層由七位基金經理組成。

「這的確是一場破壞力非常嚴重的災難。」君嫫對工作委員會說：「可以肯定日本當局將會大量注資重建，而重建的費用絕對可以抵消地震對生產力構成的破壞。問題是日本的官僚作風，他們寧願花時間去處理書信和條文，而不肯多花點時間去應付眼前的事，所以，在中短期之內，日本的市場不會有太大的作為，因此，我決定全面撤退。」

「你投下的數量不少，撤退也得花上一個星期時間，我恐怕你的損失必定很大呢！」波洛迪有意攻擊她。

「我投下的數量的確很大，但我很有信心在三天之內完成撤離，至於有沒有損失，現在討論是言之過早！」

「其實，當初你決定打這場仗已經是一個錯誤。」波洛迪顯然不肯放過君嫫。

「你錯啦！波洛迪，最後決定的不是我。」

維斯特愕視著波洛迪，公司上下早已知波洛迪和君嫫不和，他很驚奇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波洛迪要向君嫫提出針對性的說話。

「當然，沒有上司的批准，你不可能行動，問題是你提供錯誤的資料給上司參考，你將日本經濟的實際情況隱瞞，在你的計劃書中只有樂觀的誇張，所以...」

「等一等，波洛迪，你有看過我的計劃書嗎？如果有，我很想知你是怎樣得來的！」

波洛迪啞然。

「波洛迪！」維斯特不悅的指著他說：「我必須提醒你，君嫻開戰是得到我的批准，還有，這是工作會議，我們應該集中精神研究如何協助她離開，而不是指控。」

「但她對日本經濟情況掌握不透徹，金彥姬已經向她提出忠告，最後她還是不理不睬，那是很危險呀！」波洛迪反駁說。

「你錯啦，波洛迪！」維特斯舉起一份文件說：「這是君嫻的計劃書，她對日本目前的情況瞭若指掌，她沒有如你所說的樂觀，反而對日本的未來五年抱著很大程度的悲觀態度，但是對一個基金經理來說，無論那個地區的經濟情況怎樣壞都是機會，再說，如果不是天降橫禍，君嫻早已凱旋回來！你應該仔細閱讀君嫻這份很有策略性的計劃書，彌補你的不足。」

維特斯說完把文件傳遞給波洛迪。

波洛迪一心以為可藉機羞辱君嫻一番，誰知事與願違，拿著君嫻那計劃書，他愣瞪君嫻一眼，君嫻凝視著他，她的眼神充滿了堅毅卓絕的意志，令波洛迪感到一陣子的戰慄。

「各位！」沉默很久的總裁霍萊斯終於要作判斷了：「既然君嫻已經作出撤退的決定，我認為那是明智之舉，在這個時候不該有歧見，無論如何，請大家傾力協助君嫻離開東京。」

大地震後第一個交易日，一開始，君嫻首先把手上所持的跨期買賣合約平倉，避免一旦在大市下跌時成為輸家，損失慘重。

跟著，她便要用掉手上的所有股票。

在前一個交易日，她還站在漢森的一方與胡佛惡戰，而今天卻反過來與胡佛同一陣線，最令她費解的是漢森竟然戀棧日本市場，繼續接貨去推高大市。

經過三天的惡戰後，指數由二萬一千點滾落，直仆一萬七千八百五十點後，君嫻終於完成撤退，離開戰雲密佈的東京市場。

然而，漢森仍舊跟胡佛苦戰，而戰區內的鬣狗和禿鷹也不時向他襲擊，君嫻相信漢森已經嚴重內傷，再如此下去，必死無疑。

不過，君嫻也不見得好到哪裡去，當她接到會計部的報告後，頓然悽愴恍惚。計算下來損失不多，若是把在此之前的利潤合併計算，並沒有損失，只是利潤減少了。

她很清楚公司的政策，碰到釘子的人必須馬上走路。

當她抬頭望出辦公室外，只見她的手下正在圍攏一起交頭接耳，尤其金彥姬，她那不懷好意的笑容告訴她，她正等著看她出糗。

突然，她的房間內的傳真機響起，是胡佛傳真給她：

「楊小姐：

擁有二百多年歷史的老鷹已經無法逃過噩運，我又一次享受狙擊的快感。

我真的很欣賞你，在最後關頭改變戰略，雖敗猶榮，也顯出你的作風。不過，在任何強烈對照的作風中，都帶著點悲哀，羚羊也有牠的風格，但最後勝利的是獅子，其實若你一早知道，那個來自蘇黎世的金融家支持漢森對抗我，竟然是我的策略時，你便會肯定勝利一定是我。

胡佛」

看過胡佛的傳真，她苦笑起來，她早已懷疑那所謂支持漢森的銀行家，其實是胡佛的陰謀，只是時不予我，無奈地嘆了一口氣。

就在這個時候，人事科科長瑪麗蓮向著她的房間走來，她立即緊張起來，全身顫抖著，看來難逃噩運的不止漢森，還有她。

「恭喜你！君嫻。」瑪麗蓮笑著對她說。

她還未弄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滿臉驚異的神情凝望著瑪麗蓮。

「你近來的表現很不錯，霍萊斯和維斯特很欣賞你，決定提升你為助理總經理，我想你不會有異議吧，那是許多人渴望的職位！何況維斯特真的需要一位能幹的人協助他呢。」

「我沒有異議，瑪麗蓮。」



君嫻一臉茫然的泡在浴缸裡，她沒有感覺到浴缸的水早已變冷，直到發現皮膚起了皺紋，她才離開浴缸。

她只穿一件黑色的長袖襯衫從浴室走出來，首先走去看電腦，顯示屏沒有郵件的通知，她懷疑通知器失靈，於是開啟電子郵筒，郵筒內的確沒有新郵件。她很失望，雙眼流露出陣陣的迷茫，走去貯藏紅酒的冰箱取出一瓶紅酒。

兩個月前，她發現公司在 1997 年的部署，老闆霍萊斯與胡佛聯盟狙擊香港，她感到非常震驚，也感到非常激憤，究竟索萊斯是因為 1992 年被中國副總理截擊而耿耿於懷，要報一箭之仇，抑或另有目的就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她必須作出決定，繼續留在「大美」抑或返回香港，最後她選擇了後者，上個月便向公司請辭，無論維斯特怎樣挽留，她去意已定。

昨天是君嫻在公司最後一天，公司沒有為她舉辦餞別會，她臨走前留下一封信給維斯特，感謝他多年來的關照。

當她決定向公司請辭後，便寫信給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智廣，但一直沒有收到他的回音，兩星期前，她著急起來，立即再電傳一封道明來意的信給他，誰知收到的竟是人事部的回信說，金管局暫時沒有空缺，顯然對方誤解了她的意思。於是，她再電傳一封信給任總裁，詳細說明霍萊斯伙同胡佛狙擊香港的企圖，以及她這次回港並不是為求職，只是協助反擊對方的進犯。

拿著酒，帶著一份焦躁不安的心情跨踏地板，走到玻璃窗前。

站在窗台前悠閒觀賞紐約的景致是她舒緩緊張工作的習慣，但是，今夜的天際像她的心境一樣的沉鬱，天雷響起將雲層擊裂，兩點隨風亂舞，霹靂啪啦地打向她面前的玻璃窗。

她慨嘆了一聲，一口氣把酒灌入口中。就在這個時候，電腦的揚聲器傳來「隆隆」的飛機聲，她興奮的走過去看，一個信封不停的在電腦顯示屏飛揚。

她立即推動滑鼠把郵件開出，是維斯特電傳給她一封寥寥數語的信：

「君嫻：看過你寫給我的信後，很想和你多談幾句，如果不耽誤你的話，那就開啟視像會議系統吧。維斯特。」

君嫻感到很失望，她祈望的不是維斯特的信，她沒有立即回應，走去酒櫥取那還剩下半瓶的紅酒，回到電腦旁倒滿一杯，喝了一口才坐下。

她不急於跟維斯特對話，她拿起放在桌上的手錶，是深夜十二時五十分，她決定再多等十五分鐘，希望香港在中午下班前有奇蹟出現。

雷聲隱隱地響著，外面仍下著雨，君嫻獨個兒躲在偌大而空洞的屋子裡，兩眼凝視著電腦的顯示屏，內心好像被一種說不出的痛苦緊壓著。

二十分鐘過後，電腦依然沒有動靜，君嫻一口氣把酒杯裡的酒喝光，然後再倒一杯，杯子還未滿，瓶裏的酒已經倒光。

她觸動視像系統的按鈕，跟著把那遙控感應器掛在身上。

顯示屏傳來維斯特的影像，向她舉起杯說：「終於等到你啦，君嫻，沒有為你餞別，很抱歉！讓我在這裡向你乾杯，祝福你。」

「謝謝你！維斯特。」君嫻向顯示屏中的維斯特舉起杯說。

「如果我再一次很誠懇地請你留下來，你還會走嗎？」維斯特問道。

「我在想，如果我也像你那樣，很誠懇的請求霍萊斯把矛頭移離香港，他答應嗎？」

「哈哈，你永遠都是這個脾氣，當決定之後就不肯回頭，或許這是你的優點吧。說實在，我一直很欣賞你這個優點，尤其是在金融世界，一個決定可能帶來很壞的後果，但是總好過三心兩意。只是今番香港面對的是兩頭世界上最兇悍的動物！」

「我知道！」

「坦白說，以任智廣的能力，就算加上你這隻毒蠍子，也無法阻撓我們的進攻，雖然你在我們集團內曾經享有盛名。」

君嫻雙手握住酒杯，她把頭靠向椅背，兩眼望著天花板，良久，不發一言。

「怎麼啦？君嫻，我的說話傷害了你嗎？」

「不！你在激勵我，維斯特！」說完，她才把酒灌進口裡。

「唉！我究竟怎麼了，連向你忠告的話也得出相反效果。」

「那是人之常情呀。不過，維斯特，我也得向你提出忠告，一九九二年，當索萊斯狙擊德國央行時，他卻敗在我們的常務副總理手上呢！」

「噢！那一役的確叫人難忘，想不到共產世界竟然出現一位金融奇才，還記得嗎？香港有一家報紙的記者因為報導這件事而被他們控告洩露國家機密，判監十年...噢，慢著！你剛才不是說『我們的常務副總理』這句話嗎？」

「對呀！維斯特，我的確是這樣說。」

「啊噢！君嫻，我實在無法想像，三個月前，當一聽到在香港那些中方官員的囂張言論時便大發雷霆，還有那些專門拍北京馬屁的香港人，你不是對他們的諂上驕下的言論咬牙切齒嗎？怎麼突然變得如此一面倒，實在令人難以置信的轉變，請不要忘記，香港還有兩個月才被中國接管呀！」

「不！不是接管，是回歸。」

「那只是文字上的遊戲，說實在的，我對你的離開較有興趣呢！」

君嫻笑了起來說：「一切都是從我知道那個秘密開始。」

「也因為你知道那個秘密，我才被指對你太信任。」

「他們有沒有命令你派人把我殺掉？」

「殺掉一位很有才幹的美人兒不覺得可惜嗎？何況這已經不再是什麼秘密，任智廣早就知道了，兩個月前，你們的常務副總理召他上北京時告訴他的。」

君嫻站起來，走去冰箱又取出一瓶紅酒，那是她在今夜第二瓶了。

「欸」一聲，她已將紅酒的木塞子拔出，然後提著紅酒走回桌旁，斟滿了杯子，然後舉起杯對著視像的鏡頭說：「乾杯！維斯特。」

電腦顯示屏中的維斯特也舉起杯說：「乾杯！」

「我非常感謝你在這幾年來給我的支持，但是，中國人有一句老話，『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我離開香港已經八年，是時候回去啦。」

「為什麼偏偏選擇在英國人撤離的時候才回去？你不是說過因為知道了公司的部署才要離開嗎？」

「對！當我發現公司在新一年部署後，我感到很震怒，兩個月來，我不斷反思...」她頓一頓，想了一會，欲言又止的閉上眼。

「反思什麼？」維斯特追問。

她張開眼睛，眼眶有一層水光，她輕咬一下嘴唇說：「那是一個我從來沒想過的古老問題。」

「哦？」

「那是一個民族和文化的情意問題。」

她把那滿滿的一杯紅酒倒進口裡，不知是一口氣喝下那整整一杯酒令她雙眼變得通紅滲出淚水，抑或想起什麼的令她感到悱憤。良久，懊惱說：「我也想起我的父母，我父親是一位很受尊敬的工業家，他退休前，把一手建立的工廠分送給一位跟隨他三十年的伙伴和幾位工人，還將所有財產回饋社會，只留下一所房子及足以養老的金錢給自己，直到四年前，他們倆先後去世。」

「的確，你的父母是應該受到尊敬，我很想知道你現在是不是很傷心，因為他們沒有留下什麼給你？」

君嫻用手輕抹眼角溢出的淚水：「我的確很傷心，卻不是因為他們只留下那

所古舊的房子給我們兩兄妹，只是...自從大學畢業後，我並沒有為我們社會做過一點什麼...我比不上我的父母。」她飲泣著說。

「你向來很硬朗的，我還是第一次看見你哭呢。」

「...我想起了甘迺迪總統的一句話...」

維斯特打斷她的話：「我知道你想起那一句，「不要問國家為你做過什麼，只要問你為國家做過什麼？」是這句吧？」

「對！」

「噢！君嫻，時代已經變了，甘迺迪是在四十年前說這句話的，現今地球快一體化，我們大家都快成地球人，再說這句恐怕落伍了。」

「不！距離世界大同的日子還很遠，就看我們的老闆霍萊斯吧，他把投機得來的錢不是都捐到他的祖國去嗎？」

「但是在你們的國家，當官的貪污瀆職是很平常，墮落腐化的情形比起南美那些國家更系統化，過去在窮困的時候壓迫人民，到了富裕的今天就欺負人民，你實在不該忘記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門發生的事呀！那一年開始，不少好人都給他們有那些開明的當權者，一個一個被轟走。」

「我當然不會忘記那天發生的事，但我不能因為這道傷痕而啞忍別人掠奪我們的財富呀！再回頭看，當年把國家的經濟弄得一團糟，正是人們口中的那些所謂開明派在當權的時候，也因為大家都在誇耀他們的優點、掩蓋他們的缺點，令到許多是與非的問題都混淆不清。」

「噢，君嫻，究竟你關心的是香港還是中國？」

「那有什麼分別呢？香港即將回歸中國呀！」

「對！問題是作為一個金融界商人，我們唯一的理念就是財富，根本毋須被道德問題所困擾。」

「在過去，我為你們在金融市場廝殺時，的確沒想到道德上的問題，而且每次都為自己勝利感到興奮。但是，今天你們把矛頭指向香港，很對不起，維斯特，我的良心承受不了，那些外匯是六百萬人的血汗換來的，所以我必須回去。」

「你有沒有認真的想過你的能力？」

「你可聽過中國人有一句成語叫作「眾志成城」嗎？」

「噢！第一次聽，很美妙的成語，看來我已經無法說服你改變初衷啦，很不幸，君嫻，我們由本來同一陣線的，現在卻變成敵對，但願上天保佑你們。」

「一定！上天一定會這樣做的！」

「什麼時候起程？」

「後天，五月三號。」

「那是週末。」

「是呀！十多小時的飛行，回到香港已經是五月四日了。」

「我想我在週末一定有空，讓我送行。」

「謝謝你的美意！」

「再見！」

「再見！」

君嫻關上那視像系統後，跟著開啟電子郵筒，得到的答覆是沒有新的郵件。

她感到失望，再斟滿了一杯酒，酒杯已貼在唇邊，但是她沒有喝下去，呆滯的眼睛惘然望著地板，不一會，目光透徹出一種抑鬱的掙扎，她迅速把酒推進口裏，靠著牆的身體好像不由自主的慢慢滑下，滑落地上。

一個月以來，她一直不停的接觸金管局，將霍萊斯的陰謀向總裁任智廣報告，待她回港後便加入戰鬥行列，以她多年在霍萊斯的「大美基金」工作經驗，早已摸索出對方的行事模式，不難將對方擊潰。

然而，金管局卻誤以為她在求職，君嫻越想越氣，這幾年她在美國所賺取的財富已經令她不愁生活，何況以她的卓犖才華，要找一份高職，一點也不難。

三個紅酒的空瓶橫放在地上，這一晚，她喝了不少，思緒漸漸地變得模糊起來，不知不覺睡著了。

晚上九時。

客機正穿過濃厚烏黑的雲層向下俯衝，在雲層背後開始透出微弱的燈光，漸漸，璀璨的國際城市展現眼前，飛機師把機艙內的燈光轉暗，讓乘客一起感受一個由勤奮人建立的大都會。

君嫻從窗口望下去，令她讚歎的是那條新建成的青馬大橋，在燈光的襯托下是如此的壯麗。

她上一次回來已經是四年前的事了，那一年父親去世，她帶著哀傷的心情回來奔喪，今天卻帶著一顆義憤填膺的心重踏故土。

一看見君嫻踏出接機大堂，郭敬賢夫婦和女兒菁雯開心的向她揮手。

三十五年前，敬賢初中還未唸完便輟學，進入君嫻父親楊德灃剛開設的玩具廠工作，最初他不止是學徒，還要協助打點業務，由早做到晚，他的勤奮深受楊德灃的賞識，最令楊老先生讚賞的是他那份休戚與共的心意，當工廠生意不好的時候，他便主動去奔走，當受世界經濟不景影響，他從沒有怨言，只管咬緊牙關共度。

六年前，楊德灃打算退休，兩名子女各有自己的理想，長子君澤選擇當律師；女兒要留在美國發展，不肯回來，由自己一手建立的工廠只好交給敬賢打理。自他建廠後不久敬賢便跟隨他，三十多年的感情令他和敬賢以義父義子相待，當他決定退休，便把工廠的百分之六十權益送給敬賢，其餘的百分之四十分給跟隨他二十多年的五位老工人。

敬賢視楊家為恩人，尤其看著楊家兩兄妹出生，也把兩兄妹視為自己的弟妹，君澤和君嫻也尊敬他為長兄，儼如一家人。

闊別多年，君嫻和敬賢一家人，一見面便歡欣的擁作一團。

「你看起來好像瘦了，面色也難看，身體還好吧？」敬賢關心的問。

「沒什麼，搭了十多小時的飛機，很累。」

「坐飛機坐得太久的確很累，我們先回家去再說吧。」敬賢妻子說。

「要不然先去吃點東西？」

「不用啦，我不餓呢。」

「那我們就回去，嫂嫂已經替你打掃好屋子。」

「謝謝你！嫂嫂。」

「什麼話，走吧！」嫂嫂笑道。

敬賢駕駛他那輛舊款「富豪」轎車繞著啟德機場外圍走，進入大老山隧道駛向大埔。

「香港這幾年變化很大。」君嫻歎道。

「是呀！尤其這兩年變得連我也幾乎認不出來。」

「姑姑，你這次回來，打算逗留多久？」一直依偎在君嫻臂膀的菁雯突然問道。

君嫻輕輕把她推開，雙手捧著她的頭微笑的凝視著她，看著菁雯那滿臉稚氣，她不禁吻了她一下，然後問道：「你想我逗留多久？」

「越久越好，嗯——最好不要走。」

「好吧！聽你的話，不走！」

「真的？」菁雯睜大眼睛驚異的問。

坐在前頭的嫂嫂轉過來，滿臉疑團的問：「你真的不走啦？」

君嫻含笑點點頭說：「不走啦！」

「倦鳥終於知返啦。」敬賢說：「其實香港最需要你這種人才，再多也不嫌多，回來一樣有很大的發展，何必寄人籬下呢。再說，香港將來變成怎樣，大家都在猜測，沒有人知道結果，到時再作決定也不太遲呀！」

「我已經提早作了決定，不好嗎？」

「當然好啦！不要忘記，你的根是在這兒！」

敬賢很重鄉土情，聽到君嫻放棄成見，回來生活，自然由衷地感到開心。

「唉！真不知道君澤怎樣想的，突然移民到加拿大去，莫名其妙，一家人一年到頭都沒機會相聚，多痛心！」嫂嫂慨然嗟嘆說。

「看著你們兩兄妹長大，我卻不了解你們究竟怎樣想，君澤在前年還說不移民，誰知道去年突然說沒信心，移民了；你嘛，十年來一直說不相信共產黨，寧願做二等公民也不回來，突然在回歸前夕回來，真叫人摸不著頭腦。」敬賢笑說。

君嫻把充滿抑鬱的眼睛移向車窗外，她很想把心底的話吐出，很快又改變過來，手臂緊擁著菁雯。

「姑姑不走就好了，下個月可以來參加我的畢業典禮。」

「好呀！」君嫻慨嘆道：「時間過得很快，上一次我回來，菁雯才唸中學，

轉眼間中學畢業了。對啦！菁華呢？」

「哥哥忙著幫你弄電腦呀！」

「是嗎？」

「是呀！收到你的傳真，要買什麼電腦，我一竅不通，便交給他去做。」敬賢道。

「菁華這孩子對電腦簡直是狂熱，他可以對著電腦二十四小時不眠不休呢，他說畢業後便向電腦科技發展。」嫂嫂說。

「那很好呀！今天若是不懂電腦，就跟文盲沒有什麼分別，鼓勵他向這方面發展。如果我沒記錯，他應該今年進入大學了。」

「不！他在沙田工業學院，今年畢業啦。」嫂嫂說。

說著，不知不覺，車子已經駛上大埔黃宜坳村的斜坡，這裡是山谷中的村屋地區，每家每戶的房屋在設計上都花上心思，形成各自的風格。由於遠離市中心，整座村莊都顯得很寧靜。

斜坡盡頭出現一條叉路，向左轉是一條私人的道路，路很窄，幾乎只可容下一輛車子行駛，路的兩旁以礮石築成圍牆，沿牆下每隔兩米便植有一棵松樹。

車子駛進圓拱形的牌坊，一幢古舊的別墅落於庭園中央，被偌大的庭園包圍令它顯得很孤獨，門外亮起那兩盞倫敦瓦斯燈形狀的燈光卻又帶出了它的恬逸。

這裡是君嫫長大的地方，當她再接觸父母唯一遺留下給他們兩兄妹的居所時，內心感到陣陣的歡欣。

突然，一頭黃毛唐狗走到她腳下嗅了一陣子，狗兒便發出「唔唔唔」的輕叫聲。

「還記得牠嗎？」嫂嫂蹲下輕撫狗兒說。

君嫫搖頭說：「不記得！是哪一家養的？」跟著她也蹲下撫摸狗兒，狗兒好像感到很溫馨的擠進她懷中。

「什麼那一家呀，那年爸爸過世，你回來奔喪，臨回美國前幾天，你在外面把牠拾回家的。」

「啊！是小福！」

「就是牠呀！」

小福好像領悟君嫫記起自己，開心地伸出舌頭舔向主人的臉。

「當時牠大概只有一個月大，個子很小，我才把牠叫作小福呢！」君嫫擁抱著小福說。

「那是四年前的事啦。」敬賢笑道。

突然，從別墅內傳來親切的叫聲：「姑姑！」

君嫫望過去，菁華站在大門外，她開心高叫：「菁華！」

菁華衝出來，兩人擁著。

「真巧！我剛剛弄好電腦，你便回來了。」

走進屋裡，大廳的佈置跟君嫫四年前離開時一模一樣，酸枝家具，掛在牆壁

上的字畫，還有屋頂中央的古雅吊燈，這裡的一切都是父母的遺物。當她的視線接觸到櫃檯上父母的遺照時，陣陣的哀感湧上她的心頭。

看到快被感慨充塞著的君嫫，敬賢揚聲對兒子說：「菁華，你不是替姑姑安裝好電腦嗎？快給姑姑看看是否合用吧！」

「都放在書房裡，姑姑要不要去看看？」

君嫫收拾哀緒，擠出笑容說：「好呀！」

書房就在大廳的隔壁，由拱形的門廊走進去，立即嗅出古樸幽雅氣息，窗下放置一張雕工精緻的花梨木羅漢床，昔日君嫫的父親喜歡坐在這裡閱讀。房間的盡頭擺設的書櫃塞滿了古典文學的書籍，當中也有她父親喜愛的金庸武俠小說。

書櫃前放著特長的畫案，父親經常在案上揮毫，現在案上擺放著三部電腦。

雖然把電腦放在古雅的書房看起來是那樣的不協調，但卻能叫本來已很孤寂的書房重新撩起熱騰騰的生氣。

「通常人家家裡有一部電腦已足夠啦，姑姑卻要三部那麼多幹什麼呢？」一臉孩子氣的菁雯問道。

「傻瓜，別人怎能跟姑姑比呢，姑姑是美國華爾街有名的基金經理呀！」母親笑說。

「我經常從電視新聞聽到『華爾街』，究竟『華爾街』是做什麼的？」

向孩子作簡單的解釋過後，便是一些快樂的感歎，毫無隔閡的傾談令這晚顯得特別高興。君嫫已經很久沒有享受過家庭的樂趣，今夜，幾個人加上一頭可愛的唐狗便構成了一系列甜蜜的生活組合，好讓她盡情攝取曾經錯過的許多人間寶貴的情誼。